



雨中峨眉

□ 郑峰

住进峨眉宾馆，关上门，洗个澡，穿上宽宽松松的睡衣，推开窗户，就在桌前坐了下来。那份休闲和舒适，仿佛久违了一个世纪。

正是春末夏初的季节，巴蜀已是多雨的时候。

此时已是黄昏，由于时差的原因，这里的天色还并不太浓重。视线越过那片绿意葱茏的竹林，是一派铺天盖地的绿色，烟雨朦胧，雨打芭蕉，别有一番江南情调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，那依山傍势的山中人家点亮了各自的窗口，透过那似雾的雨丝，像是点缀在飘渺虚幻中的烁烁星点，把人们的身心都融化其中了。

坐在这雨烟中的窗口，翻阅着有关峨眉的诗书，那种静谧和空灵真叫人好受用。忽然眼前一亮，此刻不正是求见峨眉山“圣灯”的绝妙时刻吗？

相传得遇“圣灯”，常常是在没有月光的夜晚，毛毛细雨洒过，清风徐徐吹来，金顶上真是紫罗兰的叶色。向西北望去，覆盖着玄武岩的千佛顶、万佛顶和金顶参差并立，高插空际，密密的冷杉林从紧紧拥抱着这“峨嵋三峰”。金顶直下是壁陡的摄身岩，如刀砍斧劈般直抵大岩脚，垂直高度足有600多米。岩畔和岩体的缝隙里，长满了紫色的金顶杜鹃和亮鳞杜鹃，月黑之

夜，仍依稀可见。金顶之上耸立着玉宇琼楼似的华藏寺，稍下是曙光台，台上是卧云庵。

夜色从天上降临山顶，寺里的钟鼓之声上扬太空。扑面而来的阵阵晚风，把这远翔太空的钟鼓之声卷了回来，伴着“呼呼”的林涛在你耳边漩涡似的“嗡嗡”作响，除了“橐橐”的木鱼声外，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了。在这样静静的氛围里，人们在恬适安逸中期待着“圣灯”的出现。

这时你必须万分的安静，心静如水，目不转睛，你会看到在夜色中星星点点的萤光，闪烁在重重山峦的蓝色剪影里。起初，你会以为那是农家的灯火和炊火。可过一会儿，千点万点逐渐增多，顷刻之间无数灯光密布岩

下，随风上下，微微飘动的火焰般的尾巴。单凭着眼睛的视觉，有浑圆，有椭圆，有大如碗，有小如豆，大小交错，由近及远，千变万化，浮浮沉沉，瞬息间这灯火飞出了岩口，飞上湛蓝的天空，宛若繁星点点，这灯火飞到你身边，贴在你脸上，捧在你手中……幻妙无穷，渐渐地人与灯光化为一体——佛门子弟说：那就是“恒河沙数”。

一阵急雨打叶的声音，把我从这梦幻中唤醒。身心顿觉无比欣舒，耳边忽然响起东坡居士的诗句：

但得身闲便是仙，
眼前黑白漫纷然。
请君试向岩中坐，
一日真如500年



岁转四季的栅栏墙

□ 鹿奉俊

记得在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老家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，田边堰头，都建有高低不同的栅栏墙，因为所用的材料与手编的技艺不同，故有的精致，有的粗糙。建造时一般都是先扎一溜木桩，再用铁丝或竹竿固定几根横木，从满山遍野的山坡上，沟沟壑壑的堰头上砍来几捆带刺的刺槐枝条，或者采集一些荆棘、柳条、酸枣棵，顺着木桩上的横木一排溜地扦插下去，一道栅栏墙就这样建成了。其主要作用是拦挡畜禽，以保护房前屋后、田边地头种植的瓜菜不受猪羊或鸡鸭的侵害。

春光明媚的季节，大爷叔叔们在栅栏墙边撒下南瓜、黄瓜、扁豆、丝瓜籽。一场春雨过后，这些种子就露出粗壮雪白的嫩颈，顶着两半肥厚的硬荚破土而出，硬荚中间冒出的小嫩叶片，在阳光雨露地滋润下一天一个样得茁壮成长。南瓜的蔓儿伸头探脑，自由自在地顺着栅栏墙往上爬，它那肥大的绿叶像撑开的小伞，遮住直射的阳光，黄灿灿的花朵盛开着，喇叭形的花桶中，不时有采集花粉的蜜蜂爬进爬出。扁豆绕着栏杆一圈又一圈地往上爬，而丝瓜的须子更像手臂，紧紧抓住栅栏条，显出一副弱不

禁风的样子，颤颤巍巍的径直上攀。

到了夏天，南瓜、丝瓜和扁豆秧爬满了栅栏墙，黄色的小南瓜一夜之间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冒了出来，小小的嫩嫩的极为惹人喜爱。丝瓜藤上长出头顶黄喇叭的小丝瓜，花落瓜长。当然，无论是南瓜还是丝瓜，都有只开花不长果的晃花，长长的颈上开出一朵朵黄花迎风招展。扁豆秧上，也开满了一串串紫色的豆瓣花。这些盛开的花朵在晨雾笼罩下，似云似霞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一只老母鸡带领着一群小鸡仔，在栅栏墙外刨土觅食。一只虫子不小心从叶子上掉下来，被老母鸡张嘴捉住，它把虫子放在地上，咯咯地呼唤着小鸡仔都过来吃。顽皮的小雏鸡儿闻声而动，张开双翅竞相围来，你争我夺一较高下，抢到的扬劲吞下，没抢到的则沮丧地散去，自找食物。

秋天来了，栅栏墙上呈现出一片丰收的景象，长长的丝瓜摘了一遍又一遍，仍有许多吊挂在那里；金黄金黄的大南瓜，隐匿在小伞一样的叶子下面，像食饱贪睡、胖嘟嘟的小猪仔，样子可爱极了；紫红色的扁豆花仍然一簇簇的盛开着，又宽又大，镶有紫红边的长扁豆，藏在浓密的豆秧中。人们采摘

时，须将头伸到伞状的豆秧下，仔细寻找，纵使付上极大的耐心，依然也有漏网的，摘不到的豆角，用不上几天就变老了，只能当种子使用了。秋天采摘下来的扁豆吃不完，母亲就把它们放进大锅里煮熟，摊在草席上晾晒，等扁豆晒得卷曲干透后，老母亲就把它们放进提篮里，挂在南屋的屋檐下，以备冬天食用。

寒风凛冽的冬季到了，栅栏上的竹木在长夜里伴着呼呼的北风哼唱着来年希望的歌谣。雪花纷纷扬扬的从空中落下来，像失恋的少女喝醉了酒一样，东倒西歪地四处碰撞，冷不丁的钻进人的衣领里，感觉一阵冰凉，栅栏墙上缀满了一些零落的积雪，麻雀在上面欢乐地蹦来蹦去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雪过天晴，温暖的阳光下，三三两两的老人蹲靠在栅栏墙边乐哈哈地晒着太阳，相互闲聊着，倾心吐露出各自内心编织的愿望。乡村静谧而又安详，偶尔有雄鸡悠长的打鸣声和声音浑厚的犬吠声，回荡在寂静的村子里，传得很远，很远……

如今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山村古朴风雅的栅栏墙已经越来越少了，但岁月深处那花样繁多，温馨朴素的栅栏墙，已深深镌刻于我的记忆里，成为一道永难抹去的风景线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_bfk@126.com，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，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

尊重彼此，若即若离

□ 彭伟

白驹过隙，时间倏忽，粗略一算，结婚已经四年多了。

我一本正经喊过老公，想要拉他算算这笔“感情账”。他却向书橱里那本《思考，快与慢》瞄了两眼，慢悠悠冲我撇了撇嘴：“喏，那我们岂不是距离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、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·卡内曼教授所言的五年之‘痒’越来越近了？”我们相顾无言，大眼瞪小眼地憋着，最后还是没忍住哈哈大笑。

从你依我依的两情相悦，到柴米油盐的磕磕绊绊，再到互相扶持的相濡以沫，我和老公一路走来经历过不少风雨，终于迎来了晴天——刚才的那一幕就是我们日常“小幸福”最寻常的写照。在日常的相处和性格的磨合上，我们俩也总结出了八字箴言：欣赏彼此，若即若离。

老公平日里工作较忙，刚结婚时正赶上他单位会务、出差各种活动不断，一时间陪我的时间少了许多。好不容易有个周末了，爱看书的他一头扎进书房，半天喊不出来。对婚后生活还不大适应的我心里慢慢涌动着小小的失落，心里直口快的性格终于让我启动了怨妇模式，喋喋不休。老公虽然脾气不差，在经历了我机关枪般的打击后也忍不住反唇相讥，说我不体贴他，不给他空间。在对方不在乎自己这个问题上我们开始有了猜疑和争吵，家庭的交响曲从叮叮咚咚变成了乒乒乓乓。

那是一段阴暗的日子。闷闷不乐的情绪总要有发泄渠道，正好学校里离退休老干部开始组织艺术培训，在半赌气中我报上了名。我心里憋着一股劲上起了绘画课，没想到从此打开了我认识婚姻的另一扇门。

我小时候学过美术，功底还没完全丢掉，在短短时间里，老师对我的进步就刮目相看了。在练习的时候，我惊喜的发现进步的不止是自己的绘画水平，平时很少思考的我也在老师的谆谆教导中有了许多感悟：哪里落笔要淡，哪里涂色要浓，这些平常的话语在我听来慢慢有了深意——是啊，生活中有些事要看淡，有些事要珍惜，这样才能描绘出色彩斑斓的家庭幸福图。

“咦，老婆，这……是你画的？”这天，我正在画板前沉思，不知何时溜进来的老公对着我的大作开始“盘问”，语气中充满了惊奇。

我心里却十分得意。放下画笔，我开始盘算起了老

公，这爱看书吧其实也是优点啊，生活中的谚语传说、电视里的历史常识、街边文艺店名的典故出处，每次求助他时总能对我娓娓道来。而且，有时候练练笔爬爬格子，还能换来几大块大洋用呢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也不禁一软，看他的眼神少了几分杀气。

自此以后，我们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。我看书时，我悄悄来端水倒茶，自诩红袖添香，我画画时他也溜进来默默欣赏，腆着脸说叫黯然销魂。欣赏彼此，“若即若离”就是我们小两口幸福的法宝。既给对方点了赞，又能把整日腻在一起的时间变成进步的空间，慢慢地，我们都喜欢上了这种感觉。

我对老公说，每次走进画室，看着那些五颜六色的画板，就感觉那是我们吵架时色彩表达，而我练习绘画的过程就是冷静和进步的过程：从最简单的长线条，到立方体、多面体、水彩画……一笔笔挥动手臂画下去，就如同在打磨自己的性格。最后当我沉浸在这个世界中，我的心可以很静很静，静到我已经忘记了所有的不快。老公也感慨：我看书、写稿子也有同感。书里有炽热的战争、有醇香的鸡汤，也有甜而不腻的浪漫，合上之后都变成岁月静好的沉思。把日子过成这般悠闲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境界吗？

是啊，夫妻相处是一场修行，最先要学会的便是尊重和体贴。懂得珍惜，懂得欣赏，做彼此最好的观众和喝彩者。即便偶尔有分歧也能互相理解，那两个人之间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？

我给老公画过一幅画：他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手里的书，微风吹起了他的头发，书页也似乎跟着他的嘴角一起晃动。他笔下的那篇《疏影》，是我收到过最美的情书。那一幅幅卧在画板上色彩鲜明的画作，那一本本站在书橱里写满批注的书，还有知道彼此就在身边的安全感，在我看来无不是平淡中透着惊艳，无语中充满深情。老公说：淡淡疏影浅入画，我对曰：娉娉翠袖藏深情。正所谓：

道是姻缘貌配才，
真情不渝无相猜。
哪得终年胶似漆，
纷乱半生徒无奈。
独处多忆剪烛事，
多扶少言同出彩。
锅勺可奏琴瑟曲，
书墨飘香共徘徊。
四载濡沫犹缠绵，
一阙《疏影》入画来。